

2002年5月1日

修煉日記：

寬容的美

文/夢醒

今天不经意间，翻开一个多月前没写完的一篇日记，发现那一天发生的一件小事还是很有意思，并且以后的事情又有了发展，於是接著把它写完：

下午，我正在写文章，忽听咕咚一声，转头一看，我那不到四岁的儿子正坐在地毯上，身上身下都是因打翻了一盘米饭而洒下来的米粒和米团，手里拿著一个梨。我立刻明白了，当他踩著椅子从桌子上放水果的盘里拿了一个梨，要从椅子上下来时，没扶好，打翻了半盘米饭，人也摔了下来，一个屁股堆儿坐在了地上。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要冷静。儿子显然安然无恙，只是一副觉得闯了祸的样子。我赶紧拽著他的小手把他拉了起来。当我拿起盘子，把没弄脏的米饭捡回盘子的时候，我发现，自己不仅没生气，还突然意识到这是我的错，因为我吃完饭，没立即把桌子收拾好。

以前，孩子打翻了甚麽东西，好像本能地认为是孩子的错，总要数落他几句，後来觉得这样很不善，就注意改，一次比一次好些，总是没改得再好，这一次，終於改掉了脾气，并发现了自己的错。我说：“这是我的错。”儿子如释重负：“哦！为甚麽？”“因为我吃完饭，没有

立即把盘子收好！你以後也要小心点儿，”我诚恳地说。“好！”儿子点著头，一种祥和的气氛飘荡在空气中。又一次感到经过不断修自己，渐渐改掉不好的观念，最後能做到以发自内心的善良，宽和地对待别人，多麽好，同时也对以前感到一丝歉疚。又一次庆幸自己有缘修炼，渐渐认识到自己不好的地方，在修去它们的同时，尝到了境界提升後的充实。

後来又一天，儿子弄洒了半碗汤，我一秒钟都没迟疑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还好吧？”接著就拿纸把汤吸乾淨了，并关切说：“下次小心。”当时，全家人都感觉很温馨。自那以後，儿子真的很少再打翻甚麽了，即使他不小心打翻东西，也触动不了我的心了。

一天，先生要剪指甲，找不到指甲刀，知道是我不知又乱放到哪里去了，发了点小脾气，告诉我在他带孩子

出去玩回来之前，一定要找到。家里的气氛紧张起来。这时儿子对爸爸说：“如果

我们回来，妈妈没找到，你就说：‘没事儿！’”儿子学会了宽容！宽容是一种高尚的品质，可以溶化掉很多狭隘的情绪，可以感染别人。於是，就真的“没事儿”了！

不禁心中感叹，我的收获岂止在於修了自己！同时还影响、善化了孩子，正应了师父所说的“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”，和“无求而自得”。

在经过了一个认识到和不断磨砺、反复的过关後，我也終於改掉了乱放东西的积习，虽然有一个小孩子，但家里经常保持的整洁程度已足以让人感觉到我是个能干的主妇了。这些都是修心的自然结果。

能够有缘修炼的生命是幸福的。



老人心

母亲是95年开始修大法的。时间不长，一天母亲买了50斤棉花，质地很好，是一位农村大嫂自己种的。买回家几小时後，几位邻居大妈纷纷登门拜访，听说母亲买了好棉花，也想买，但农村大嫂已经卖光了，问母亲如用不了那麽多就分给她们一些。母亲很爽快地答应了，说：“你们如果觉得好，就拿去用吧，我可以再买。”几位大妈高兴地把棉花分了。谁知第二天，一位大妈来找母亲，说昨天买贵了，今天又来一位卖棉花的，比昨天便宜好几角钱，话语间透出几分遗憾。

大妈走後，母亲也隨後出去了。不一会母亲回来按今天棉花的价格把钱退给了那几位大妈。那时我还没修炼，心里不平：“棉花质量不同，价格不同，谁不清楚？”母亲笑道：“你刘大妈、王大妈自己没退休金，花钱向儿子要，不容易，你辛大妈自己虽然有退休金，但儿子、女儿都下岗，得养活一大家人口。她们不修炼，计较些可以理解，我是修炼人，遇事得替别人著想。”

过了几个月，这几位大妈看到以前黄黄瘦瘦的母亲脸变得苹果似的红润，再加上母亲的谦和、尊让，也都相信了母亲向她们介绍的大法，开始修炼了。那时她们早上集体炼功，晚上去母亲家学法。在一次交流中，刘大妈说：“昨天小孙子来，老头子买了一个大西瓜，回家割开一看，白瓢，老头子心疼得出了汗，说被骗了，要去找人家。我拉住他说‘别找了，拌上白糖一样甜’。老头奇怪地瞅著我说‘往日遇上这事，你比我跑得还快，今几个怎麽了？’。我说我师父都讲了，遇事得为别人著想，卖瓜的也不容易。”

如今，母亲已被迫害致死，几位大妈虽依然经济拮据，但还是省下钱做真相资料，儿女的脸有时也“拉长”了些，但一位大妈正言道：“我如果不修大法，今天你万儿八千扔

医院里是现成的，人活著得知足，讲良心，咱不能光顾自己，我修大法得好了，得告诉别人，让别人也得好。”

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，我有时遇上几位大妈，她们手里牵著小孙子或外孙女，泰然自若地走在大街小巷，向有缘人散发著真相资料；不知疲倦地在菜摊前、人群中，娓娓而言，细述著那与每个生命都休戚相关的道理。大妈们的腰间显得臃肿，我知道那里至少有200份真相材料充实著。一位大妈拉著我的手说：“你妈、还有那些被夺去生命的同修没做完的事，我们接著做。”我眼里噙满泪，用力地点著头。

◇许文珍

一次上时间管理课，教授在桌子上放了一个装水的罐子。

然後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些正好可以从罐口放进罐子里的“鹅卵石”。

当教授把石块放完後问他的学生道：“你们说这罐子是不是满的？”

“是，”所有的学生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教授笑著问。然後再从桌子底下拿出一袋碎石子，从罐口倒下去，摇一摇，再加一些，再问学生：“你们说，这罐子现在是不是满的？”这回他的学生不敢回答得太快。

最後班上有位学生怯生生地细声回答道：“也许没满。”

“很好！”教授说完，又从桌下拿出一袋沙子，慢慢地倒进罐子里。

倒完後，再问班上的学生：“现在你们再告诉我，这个罐子是满的呢？还是没满？”

“没有满，”全班同学这下学乖了，很有信心地回答说。

“好极了！”教授再一次称赞这些“孺子可教也”的学生们。

称赞完了後，教授从桌底下拿出一大瓶水，把水倒入看起来已经被鹅卵石、小碎石、沙子填满了的罐子。

当这些事都做完之後，教授正色问班上的同学：“我们从上面这些事情得到甚

鵝卵石

麼？”一阵沉默後一位自以为聪明的学生回

答：“无论我们工作多忙，行程多满，逼一下的话，还是可以多做些事的。”

这位学生回答完後心中很得意地想：“这门课到底讲的是时间管理啊！”

教授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“不错，但不是我要告诉你们的重要信息。”说到这里，这位教授故意顿住，用眼睛向全班同学扫了一遍说：

“我想告诉各位最重要的信息是，如果你不先将大的‘鹅卵石’放进罐子里去，你也许以後永远没机会把它们再放进去了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甚麽是你生命中的鹅卵石？”

甚麽是我们生命中的“鹅卵石”？是和我们心爱的人常相厮守？是我们的信仰？教育？理想？财富？快乐？价值？做人的准则？为下一代留一些值得的回忆？

也许在今晚上床之前，或一个人安静的时候，我们都该想想这个问题。现在的教育，往往只是教我们怎麽把书读好、进好学校，但很少教我们怎麽去做一个真正快乐的人、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

换句话说，我们都很会用小碎石加沙和水去填满罐子，却很少人懂得先把“鹅卵石”放进罐子里的重要性。

◇文茜

「信」與「貞」

婉真

高中时代在某本台湾文学小说名著中看到这样一句话：“男有信、女有贞”，当时觉得挺美。上大学後接触部份探讨两性关系的性别理论，心里对“贞”字的联想就是“贞节牌坊”，觉得这是一种男性中心的父权思想对女性身心的压迫与箝制，相当反感、排斥。

修炼之後反领略到了“信”与“贞”的本来面貌。我的体会是，“信”与“贞”体现的其实是人的信守承诺与坚定负责，重承诺、负责的人必定有“先他後我”的正直与善良品质，反映在性别上的面貌就是“男有信、女有贞”。信为阳、贞为阴，男女不仅在婚姻上彼此付出、信守承诺，也在其他社会关系上展现。古代男性讲工作的敬业负责、买卖的诚信、朋友间的一言九鼎，以致於捍卫疆土的誓言；古代女性在面对生理强势的男性暴力时，宁愿咬舌自尽也不愿受辱等等，这些都是非常高尚的生命美德呀！这样的精神意志再向修炼的顶端上升，便是“忍”的境界，是不动心。正因为人无杂念，才能拥有纯正的慈悲心、无私无我的觉者胸怀。